

※ 胡承珙研究專輯 ※

胡承珙研究文獻概述

車行健*

一、前言

在乾嘉漢學的高峰之後與道咸今文經學開始盛行的這段時期，亦即在嘉慶、道光之際的所謂「嘉道時期」，其學術表現往往是一般在研究清代經學史、學術史時都較易忽略的。事實上，這段具有過渡、銜接或轉型性質的階段，在經學上的表現是具有相當程度承先啟後的地位，可說是溝通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經學這兩個重要學術階段的橋樑。而在這所謂的「嘉道學術」當中，胡承珙(1776-1832)無疑地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經學家。他不但承續著乾嘉漢學的餘緒，而且也與許多後來以今文經學名家的學者，如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人頗有往來。因此研究胡承珙的學術，不但可以對其本身所繼承的漢學宗風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且也可以對這個時期的經學實質內涵，以及學風的轉變有更深入細緻的體察。

二、胡承珙及其著述

胡承珙生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於道光十二年(1832)，生平橫跨了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朝代。不過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小爾雅義證》、《儀禮古今文疏義》、《毛詩後箋》，皆是於道光年間寫成。其中《儀禮古今文疏義》為與胡培翬(1782-1849)往來討論而成，頗受其推重，而《毛詩後箋》在《詩經》學史上是與馬瑞辰(1777-1853)《毛詩傳箋通釋》、陳奐(1786-1863)《詩毛氏傳疏》齊名的重要著作。現在研究胡承珙的學者多以這兩本書為對象。不過在這兩部經學專著之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外，另外一部足以代表胡承珙學術的重要著作——《求是堂文集》，其學術價值與前兩部專著亦不遑多讓，張舜徽(1911-1992)對此書評價頗高，稱其所論「識議通達，足以興起人」¹。《求是堂文集》除了收錄胡承珙對經學研究的論文，以及與當時學者往復論難的書信之外，尚有不少為他人作序之文章。如第一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儀禮》的意見；第二卷收入他與朱珔(蘭坡，1769-1850)、馬瑞辰、張聰咸、姚鼐(1731-1815)、胡培翬、潘錫恩、郝懿行(1757-1825)等人的書信；第三卷收入與劉開、陳奐、沈欽韓、魏源、林一銘、李兆洛(1769-1841)等人的書信；第四卷有自書之序，亦有為他人所作之序文；第五卷、第六卷則為碑傳雜文。另有駢體文兩卷，胡承珙是當時著名的駢文家，兩卷除了收錄其駢文代表作之外，尚有數封以駢文體裁寫成的書信、傳略，可謂彌足珍貴。此外卷首一卷，收錄了胡承珙任官時所上之奏折。由此可見，《求是堂文集》不但是研究胡承珙的基本材料，且其中所收錄的書信也可讓吾人看到胡承珙與當時著名學者彼此論難的意見，對於瞭解嘉道之際經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幫助，而且對當時的學者社群內之學術交流情況，更能提供第一手資料。

雖然《求是堂文集》具有豐富的學術內涵，但此書自行世至現在，流傳並不廣，除了道光十七年的家刻本外，似乎別無刊本，而此家刻本也只收藏在少數的專門圖書館內，坊間並不容易看到。所幸《續修四庫全書》的出版，才使這問題得以解決。然而對於這本重要的清人文集來說，藏於大型叢書之中，自不免也造成學者的檢閱不便，況且《求是堂文集》的文章並不容易閱讀，文中大量談及考據訓詁與禮制名物，亦因事涉專門，也拉大了與讀者的距離。因此若能加以點校整理，或許能讓更多學者利用這部珍貴的文獻資料，並且在使用與檢索上增添許多便利性，對於研究清代學術應有相當大的助益。

三、胡承珙研究文獻略述

胡承珙的研究文獻，大致上可分為傳統論著資料和現代學術論著資料。傳統論著資料多為清代學人所撰著之相關著述，或現代學人採取傳統論述模式所寫就之文獻材料，如提要、序跋、札記等。現代學術論著資料則為採用現代學術寫作之格式

¹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43。



與規範所撰寫的論著。而依其類別又可分為「傳記年譜」、「時人交遊詩文資料」、「胡承珙著作及相關評論與研究」，以及「宦臺資料」等四類（參〈胡承珙研究文獻目錄〉）。關於胡承珙研究文獻，有幾點可以提出來特別說明一下：

首先，就現代學者對胡承珙學術的研究成果而言，整體來說，相關論著並不豐富，但也呈現多樣的風貌。較早的有吉川幸次郎(1904-1980)於一九四八年所寫的〈胡承珙〉一文²。此文雖是一介紹性的短文，但已對胡承珙的主要學術經歷及表現做了鉤玄提要的闡述。後來黃得時教授(1909-1999)在吉川幸次郎文章的基礎上，於一九六八年發表了〈胡承珙與東瀛集〉及〈儀禮古今文疏義與毛詩後箋〉二篇大作³。前者主要抄錄胡承珙《求是堂詩集》其中一卷，並對胡承珙做基本介紹；後者則以《儀禮古今文疏義》、《毛詩後箋》為研究對象，清晰地說明了《儀禮古今文疏義》及《毛詩後箋》二書的成書經過、特點，惟並沒有對兩書做深刻的分析，這是較令人遺憾的地方。較晚近的成果多偏向專題式的研究，而且主要也多集中在其《詩經》學方面，如程克雅教授有〈胡承珙解經方法探究〉一文⁴，該文雖以胡承珙的經學著作為研究對象，但主要仍以《毛詩後箋》及《儀禮古今文疏義》為主。作者以胡承珙的解經方法為討論主題，因此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解說胡承珙「以禮解經」的特點。大陸學者郭全芝的〈胡承珙與陳奐《詩》訓異同〉一文⁵，則較為全面地比較胡承珙《毛詩後箋》與陳奐《詩毛氏傳疏》二書，分別從成書經過的相互影響、著書立場與著書宗旨、對前人《詩》說的態度、二書簡釋的範圍、訓詁的特色等，共五個方向分析胡、陳二人解釋《毛詩》的差異。此外，郭氏亦將胡承珙的《毛詩後箋》加以點校，對胡承珙學術的研究，貢獻頗大。簡澤峰的《胡承珙毛詩後箋析論》⁶，則是針對對胡承珙的《詩經》學成績進行研究與評述，他一方面從胡氏治《詩》的態度入手，得出胡氏墨守古訓的態度較接近吳派經學家，而非皖派的結論；另一方面又以胡氏治經方法為線索，看出胡氏個人說《詩》具有「涵泳詩

² 吉川幸次郎：〈胡承珙〉，《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16冊。

³ 黃得時：〈胡承珙與東瀛集〉，《臺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3月）；〈儀禮古今文疏義與毛詩後箋〉，《孔孟學報》第15期（1968年4月）。

⁴ 程克雅：〈胡承珙解經方法探究〉，收入《清代學術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⁵ 郭全芝：〈胡承珙與陳奐詩訓異同〉，收入《經學研究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8輯。

⁶ 簡澤峰：《胡承珙毛詩後箋析論》（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文，體會詩意」的特色。另外黃忠慎教授〈清代中葉毛詩學三大家解經之歧異——以對詩序、毛傳、鄭箋的依違為考察基點〉⁷、邱惠芬教授《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⁸，則是將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人的《詩經》學成績做對比性的研究，以對清代中葉的《詩經》學發展做出說明，並且對三人的學術成績進行評價與定位。這類的研究一方面有助於吾人從《詩經》學的角度來對此三家的《詩經》研究成果及特色做一較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使吾人對清代中葉的經學面貌，尤其是乾嘉考據學的後期發展之把握，有一個很好的觀察視域。

其次，透過「時人交遊詩文資料」，可以呈現胡承珙同時代人和他的詩文翰墨關聯，藉此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交遊關係及其人際網絡。其實完整的時人交遊詩文資料，不只是收錄當時人寫給胡承珙的詩文書信，同時也要將胡承珙寫給當時人的詩文書信集合在一起，如此才能較全面地把握胡承珙與當時人（一般人、文人、學人）的人際互動關係與人際網絡。就胡承珙與當時的學人互動關係中，儘管與他往來互動的有不少是屬於所謂的漢學家或漢學社群，如郝懿行、馬瑞辰、胡培翬、陳奐等，他有〈與郝蘭皋農部書〉（《求是堂文集》卷二）、〈復馬元伯同年書〉（《求是堂文集》卷二），以及多通與胡培翬和與陳奐往返的論學書札。但他同時也有與所謂的經世派，甚至今文學家，有密切的聯繫，如包世臣（1775-1851）、陶澍（1779-1839）及魏源。在其《求是堂文集》卷三中收有〈與魏默深書〉一通，討論《詩經》的問題。此外，他與所謂宋學派學人亦有往來，如姚鼐與陳用光（1768-1835）⁹。前者於其《求是堂文集》卷二中有〈寄姚姬傳先生書〉，後者則有〈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太乙舟文集》卷七）。凡此皆反映出清代學人交遊互動豐富的一面，而其學術關聯也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多元。

最後，胡承珙的宦臺經歷為其生平事跡中的特殊經歷，與臺灣的歷史、文化關

⁷ 黃忠慎：〈清代中葉毛詩學三大家解經之歧異——以對詩序、毛傳、鄭箋的依違為考察基點〉，《清代詩經學論稿》（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

⁸ 邱惠芬：《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3年）。

⁹ 陳用光師事姚鼐，又嘗遊於翁方綱門下，習聞二家緒論而篤守之（參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頁311）。陳氏嘗謂：「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攷訂，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見〔清〕祁寯藻：〈序〉，〔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93冊，頁254。



係密切，這方面的資料除可見於傳記年譜、胡承珙詩文著作及時人詩文記載之外，尚可見於清代官方文書檔案及臺灣所保存的碑刻史料。後二類的資料呈顯的形態均不同於其他幾類，更多的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這些史料在相當程度上能反映胡承珙的宦臺經歷，有待深入探掘。

四、結語

近年來，學界對胡承珙日益重視，相關研究也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這尤其反映在研究文獻中的「近人研究資料」中，不論是單篇論文及學位論文，都出現不少以胡承珙著作及學術為探討對象的論著。當然，也包括對其著作點校整理，如郭全芝的《毛詩後箋》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和石雲孫的《小爾雅義證》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不過，整體來說，胡承珙的研究仍存有不少可再努力的空間，無論是文獻的蒐集輯錄、著作的點校整理、學術的探索抉發、詩文的鑑賞評析，以及關聯至整體的學術網絡、學術流派與學術風尚……等，都仍大有可為，值得再持續拓墾。

